

# 金代状元与文学

裴兴荣

**内容提要：**金代状元在各地区的分布极不平衡，原因主要在于文化教育水平上的差距。金代状元大多淹贯经史，著述丰富，有较高的文学成就。金代状元在当时的文坛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，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：一是通过家学传承，直接影响了子孙后代的文学兴趣；二是通过兴学授徒、主文取士等方式，强有力地引导着应举士子的文学风尚；三是在女真状元的示范和引领下，越来越多的女真人走向科场，弃武从文，极大地促进了女真文学的发展。

**关键词：**金代状元 女真状元 地理分布 文学影响

金代是由女真族建立的政权，但在对待汉族文明成果的态度上，与同为少数民族政权的辽代和元朝有着很大的不同。以科举制度为例，辽代虽然也实行过科举制度，但主要是针对燕云地区的汉族人而设立的，并不允许契丹人参加科举考试；蒙古灭金后，中断了科举制度长达 80 年之久，直到元仁宗延祐元年(1314)，才正式开科，后来又又有几年中断。可见辽、元两代尽管也实行过科举制度，但却很不彻底。相比之下，金代实行科举制度就非常彻底，不仅自始至终开科取士，而且还专门设立了女真进士科，培养本民族的人才。

有金一代共举行了 47 榜进士科考试，其中词赋科 45 次，经义科 26 次，策论科 16 次<sup>①</sup>，共应产生 87 名状元<sup>②</sup>，但目前姓名可考的金代状元只有 68 名<sup>③</sup>，其中词赋状元 37 名，经义状元 25 名，策论状元 6 名。当下学界有关金代状元文学的研究成果较少，且集中于李俊民一

① 薛瑞兆：《金代科举》，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2004 年，第 84 页。

② 在金代科举中并非御试第一就全部称为“状元”。承安四年(1119)以后，词赋第一名称“状元”，经义第一视同词赋第二，不再称“状元”。尽管官方规定如此，但民间仍称经义第一为“状元”。如李俊民为承安五年(1200)经义第一，金杨奂《还山遗稿》卷上有《李状元传略》，仍称其为“状元”。又刘汝翼为贞祐三年(1215)经义第一，金代刊刻的《京兆府进士题名记》碑中仍刻有“经义状元刘汝翼榜下”的字样。当代多数学者对此亦不作严格区分，统称为状元。本文亦从众说，将承安四年以后的经义第一视为“状元”。

③ 此处以薛瑞兆《金代科举》的考订结果为依据，但去除吕忠嗣，增加刘敏行，总数仍为 68 名。

人<sup>①</sup>,属于个案研究;从整体上进行研究的论文,仅见李卫锋、张建伟的《金代状元家族与文学》一篇<sup>②</sup>,该文也只对 7 个状元家族的文学成就作了初步的探讨。以下笔者在借鉴已有成果的基础上,对金代状元的地域分布、著述情况以及文学影响等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。

### 金代状元在各地的分布极不平衡,主要原因在于文化教育水平的差异

状元是时代的宠儿,他们成长的经历尤其受人瞩目。因此,对金代状元的地理分布进行一番考察,有助于更加深入地了解他们成功的因素。以下我们就对金代状元的地理分布状况进行统计,具体情况如表 1 所示:

表 1 金代状元地域分布统计表

籍贯			状元名录	人数		所占比例
今省	路	州/府		州/府	路	
黑龙江	上京路		徒单镒	1	1	1.5%
辽宁省	东京路	辽阳府	张甫	1	1	1.5%
	北京路	懿州	奥屯忠孝	1	2	2.9%
内蒙古		大定府	郑子聃	1		
北京市	中都路	大兴府	刘仲渊 孙用康 吕忠翰 赵摅 吕造 高斯诚	8	11	16.2%
			张仲安 王彪			
		平州	刘敏行 张介	2		
河北省	河北东路	琢州	李璿	1	4	5.9%
		河间府	王彦潜 赵承元	2		
		沧州	徐勣	1		
	大名府路		勃术论长河	1	1	1.5%
		真定府	许必 李著 刘遇	3		
		河北西路	中山府	石琚 史绍鱼		
磁州	胡砺		1			
河南省	南京路	彰德府	刘彧	1	2	2.9%
		开封府	孟宗献	1		
		河南府	卢亚	1		

① 主要有王锡九《论李俊民的七言古诗》(《扬州大学学报(人文社会科学版)》2000 年第 5 期);张建伟《论李俊民与陶渊明之归隐》(《湖州师范学院学报》2007 年第 5 期);郭凤明、李艳春《金代词家李俊民的遗民情怀》(《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》2011 年第 3 期);张哲《金代诗人李俊民题画诗刍论》(《集宁师范学院学报》2012 年第 3 期);福志德《隐者的情怀 遗民的哀歌——论李俊民词》(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,2005 年);曹焕焯《李俊民诗歌研究》(黑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,2011 年),等等。

② 李卫锋、张建伟:《金代状元家族与文学》,《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》2012 年第 6 期。

续表

山西省	河东北路	忻州	孙九鼎	1	4	5.9%
		太原府	王泽	1		
		平定州	杨云翼 贾庭扬	2		
	河东南路	平遥府	王纲 邢天佑	2	9	13.2%
		泽州	武明甫 武天佑 武天和 赵安时 赵安荣 陈载 李俊民	7		
	西京路	应州	刘勃 张楸 孟德渊	3	4	5.9%
大同府		任忠杰	1			
山东省	山东东路	淄州	刘汝翼	1	4	5.9%
		密州	黄从龙	1		
		棣州	王堪	1		
		莒州	张行简	1		
	山东西路	济州	李演	1	5	7.4%
		曹州	王鹗	1		
		泰安州	耿世昌	1		
		滕州	邵世矩	1		
		兖州	阎长言	1		
籍贯不详	赵洞 宋端卿 罗诱 张璧 李修 黄裳 许天民 杨建中 常大荣 程嘉善 乔松 完颜素兰 翰勒业德			13	13	16.2%
总计				68	68	100%

由表 1 可知,在姓名可考的 68 名金代状元中,除了 13 人的籍贯还无法确定外,其余 55 人的籍贯皆有据可考。统计结果表明,金代状元分布在全国 13 个路,30 个州/府中。据《金史·地理志》可知,金国共有 19 个路,179 个州/府。以路级行政区域来看,金代状元分布的范围较广,占据了全国 2/3 的区域。其中状元人数最多的是中都路,共有 11 名,约占总数的 16.2%;其次是河东南路,有 9 名,约占 13.2%;第三是河北西路,有 7 名,约占 10.3%;第四是山东西路,有 5 名,约占 7.4%;其余各路的状元人数较少,如上京路、东京路和大名府路各有 1 名,北京路、南京路各有 2 名。可见金代各路的状元人数相差较大。以州/府级行政区域来看,金代状元仅分布于全国 1/6 的地区。其中以大兴府的状元最多,共有 8 名,约占总数的 11.8%;其次是泽州,有 7 名,约占 10.3%;应州和真定府各有 3 名,平州、河间府、平定州、平遥府和中山府各有 2 名,其余州/府各有 1 名状元。可见,各个州/府的状元人数也相差较大。由此可见,金代状元集中分布在个别地区,总体上呈现出高聚集性和不平衡性的特征。

那么,金代状元在地理分布上的不平衡特征是由哪些因素导致的?从表 1 中我们很容易发现,中都路的状元人数较多,主要是由于大兴府的状元人数较多;同样,河东南路的状元人

数较多,也主要是由于泽州的状元人数较多。那么,大兴府和泽州又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状元呢?我以为只能从文化教育的因素去解释。因为科举在本质上是以文取士。一个地区文化教育水平的高低,必然会影响到该地区进士人数的多少。同理,各地区状元人数的多少,当然也与各地的文化教育紧密相关。大兴府作为金王朝的国都,在政治、文化、教育等各个方面都占据优势,这是其他地区所无法比拟的。比如就学校而言,除了府学之外,国子学和太学也建立于此,则大兴府在教育方面的优势显而易见。因此,大兴府的状元明显多于其他地区,也是人们意料之中的事情。那么,泽州僻处太行山区,远离政治中心,在文化、教育方面又能有哪些优势呢?原来,北宋时期的大儒程颢曾在晋城(即泽州)为官三年,兴学育人,打下了厚实的基础。金元文人对此多有记述,如郝经《宋两先生祠堂记》有云:“明道先生(按:指程颢)令泽之晋城……立学校,语父老以先王之道,择秀俊而亲教导之,正其句读,明其义理,指授大学之序……未几,被儒服者数百人,达乎邻邑之高平、陵川,渐乎晋、绛,被乎太原,担簠负笈而至者,日夕不绝,济济洋洋,有齐鲁之风焉。”<sup>①</sup>郝经为泽州陵川人,他的记述应是可信的。元好问《寿阳县学记》亦云:“上党、高平之间,士或带经而锄,有不待风厉而乐为之者,化民成俗,概见于此。”<sup>②</sup>元好问曾在陵川从师郝天挺求学六年,对当地浓厚的读书风气自然是深有感触的。可见,泽州之所以成为状元之乡,与当地重视文化教育的传统有着极大的关系。

上京路、北京路、东京路等地的状元人数之所以较少,也是因为当地的文化教育水平整体上较为落后。这些地区多为女真、契丹和渤海等少数民族聚集之地。由于地处偏僻,生产方式落后,文化上也远远落后于中原汉地。以上京路为例,在金朝立国以前,该地区几乎没有什么文化积累,甚至可以说还是一片文化荒漠。直到女真人建国以后,才在这些地区建立了女真学校,培养本民族人才。后来又专门设立了女真进士科,以选拔女真优秀人才。但由于种种原因,女真进士科考试时行时断。所以,总体上来看,女真进士的人数较少,相应的女真状元的人数也就更少,目前可以考知的只有 6 人。另外还有一个原因,就是金统治者为了促进民族融合,以利于强化统治,将大批女真人迁移至中原汉族地区,客观上减少了上京路等金源腹地的女真进士人数。比如女真状元勃术论长河就移籍至河北东路,另一名女真状元纳兰胡鲁刺也是占籍大名府路,如此一来,金源内地的女真状元就更加少了。当然也有一部分汉人被迁移到北京路、东京路等金源腹地,但毕竟人数不多,而且由于当地的整体教育水平较为落后,所以,这些地区的汉族状元也极为少见。比如,北京路只有郑子聃一名汉族状元,东京路则只有张甫一人而已。

<sup>①</sup> 郝经:《宋两先生祠堂记》,李修生主编《全元文》第 4 册,南京:江苏古籍出版社,1999 年,第 353 页。

<sup>②</sup> 姚莫中主编《元好问全集》卷 32,太原:山西古籍出版社,2004 年,第 674 页。

由此可知,一个地区状元人数的多少与其文化教育水平有着极大的关系。

### 金代状元大多淹贯经史,著述丰富,有较高的文学成就

刘祁《归潜志》中有这样一段记载:“王状元泽,在翰林,会宋使进枇杷子,上索诗,泽奏:‘小臣不识枇杷子。’惟王庭筠诗成,上喜之。吕状元造,父子魁多士,及在翰林,上索重阳诗,造素不学诗,惶遽献诗云:‘佳节近重阳,微臣喜欲狂。’上大笑,旋令外补。故当时有云‘泽民不识枇杷子,吕造能吟喜欲狂’。”<sup>①</sup>这一段材料常常被学者引用,以此来说明金代状元诗文水平不高,金代科举没能选拔出文学人才,甚至于认为金代科举对文学产生了消极作用。<sup>②</sup>可是,如果我们对金代状元作一番整体的考察,就会发现,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。金代科举以文取士,而且对词赋科进士特别看重,以至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只设词赋进士一种科目。在这样的科举政策引导下,金代进士大多能诗善文。状元作为进士中的佼佼者,擅长诗文书赋创作自不用多说。事实上,不少金代状元都淹贯经史,著述丰富。比如:就诗文集而言,有武天祐《言志集》、武天和《永言集》、阎长言《复轩集》、李俊民《庄靖集》、王鹗《应物集》,等等,此外,刘勃、孙九鼎、郑子聃、孟宗献、张行简、杨云翼等也曾有诗文集流传于世。就经史著述而言,有张行简《礼例纂》,武天祐《经史撮要》《大学补》,杨云翼《校大金礼仪》《续通鉴》《周礼辨》《积年杂说》,李俊民《泽州图记》,王鹗《论语集义》《汝南遗事》,等等。此外,阎长言有笔记小说《笔录》,孙九鼎也有志怪小说。女真状元也曾有著述问世,如首科女真状元徒单镒有《弘道集》六卷,又奥屯忠孝著有《直解孝经注》,等等。据说徒单镒还曾因献《汉光武中兴赋》而得到金世宗的称赏;而且他所撰的《学之急》《道之要》等文章,也被太学诸生刻之于石<sup>③</sup>。可见,金代女真状元在文史方面的造诣也是相当高的。

由于种种原因,金代文献大量散佚,现存者可谓百不一二。金代状元中,唯有李俊民和王鹗有著作留存至今,可谓是不幸中的万幸。王鹗的《汝南遗事》现存四卷,主要记录金末史事,“始于天兴二年六月,迄于三年正月,随日编载”<sup>④</sup>。元人撰修《金史》时,对此书多有采用。李俊民有《庄靖集》10卷留传于世,现存诗828首,文109篇,词69首。其作品数量,在金代作家中仅次于元好问。对于李俊民的文学成就,前人多有较高的评价,如刘瀛“序”云:“其文章典瞻,华实相副,字字有渊源,句句有根柢。格律清新似坡仙,句法奇杰似山谷,集句圆熟、脉落贯穿,半山老人之体也。雄篇巨章,奔腾放逸,昌黎公之亚也。小诗高古涵蓄,尤有理致,而极

① 刘祁:《归潜志》卷7,崔文印点校,北京:中华书局,1983年,第72页。

② 参见李卫锋、张建伟《金代状元家族与文学》,《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》2012年第6期。

③ 脱脱等撰《金史》卷99《徒单镒传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75年,第2185、2191页。

④ 永瑛等撰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51,北京:中华书局,1965年,第465页。

工巧,非得天地之秀,其孰能与于此?”<sup>①</sup>四库馆臣对其评价是“文格冲淡和平,具有高致,亦复似其为人。虽博大不及元好问,抑亦其亚矣。”<sup>②</sup>序文的评价或有些溢美之词。四库馆臣说李俊民是金代仅次于元好问的文坛大家,应是公允之论。

由于金代状元的诗文作品留存极少,很多人仅存若干零散篇章,我们很难据此对其文学成就作出评价。幸运的是,元好问《中州集》、刘祁《归潜志》中保留了不少金代文人的资料,元氏、刘氏都是金代首屈一指的文学家和评论家,他们的有关评论,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金代状元在当时的文学成就。如张榘是明昌五年(1194)词赋状元,其诗仅存 6 首,如《秋兴》:“飘零千里道,牢落半生愁。残月如新月,今秋似去秋。露浓花气重,风细竹声幽。何日清溪上?烟蓑一钓舟。”《客中》:“绛唇花不语,青眼柳初眠。尘去寻芳马,香来载酒船。归期仍雁后,野兴已鸥边。惆怅无家客,春风又一年。”从内容上来看,两首诗都抒发了旅途困顿、期望归隐之情;从艺术上来看,两首律诗中各有三联对句,且属对工巧。元好问说他“文赋诗笔,截然有律度”<sup>③</sup>,于此可证。又如杨云翼为明昌五年经义状元,词赋亦中乙科,“天资颖悟,博通经传”<sup>④</sup>,其诗今存 24 首,内容上以描写山水寺庙居多,形式上以五七言近体为主,艺术上取法唐人,如《蔡村道中》:“水连深竹竹连沙,村落萧萧已暮鸦。行尽画图三十里,青山影里见人家。”《阳春门堤上》:“薄薄晴云漏日高,雪消土脉润如膏。东风可是多才思,先送轻黄到柳梢。”《烟雨》:“凉气先秋至,重阴接望迷。有无山远近,浓澹树高低。鸟雀枝间露,牛羊舍北泥。支颐正愁绝,风雨过前溪。”三首诗皆写景如画,蕴籍有味,从内容到风格都明显受到王孟韦柳的影响。阎长言为承安五年(1200)词赋状元,“好学,工词赋,间有前人句法”<sup>⑤</sup>,其诗现存 8 首,《婆速道中书事》云:“此地先经战,人生苦未聊。泉源疏地脉,田垄上山腰。败石平危径,枯柴补短桥。晓烟明远爨,暮雪暗归樵。履滑心频悸,梯危骨欲销。解鞍空倒卧,无梦讫通宵。”婆速路为金代女真猛安谋克聚居地区,在今辽宁丹东一带。诗歌所表现的是诗人的一段亲身经历,观察细致,描画生动,感受真切,读后能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。其他如刘勃是金代首科词赋状元,“文辞卓然天成,妙绝当世”<sup>⑥</sup>,被誉为金源“一代词学宗”<sup>⑦</sup>,石琚是天眷二年(1139)词赋状元,“博通经史,工词章”<sup>⑧</sup>。高斯诚为崇庆二年(1213)经义状元,“读书有学问……为诗文恬淡自得”<sup>⑨</sup>。

① 李俊民:《庄靖集》,太原:山西人民出版社,影印山右丛书初编本,1986年,卷首页。

② 永瑢等撰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 166,第 1421 页。

③ 元好问:《中州集》卷 9《张内翰榘》,上海: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,1959年,第 469 页。

④ 元好问:《中州集》卷 4《礼部杨公云翼》,第 214 页。

⑤ 元好问:《中州集》卷 9《阎治中长言》,第 470 页。

⑥ 王恽:《浑源刘氏世德碑铭并序》,《全元文》第 6 册,第 503 页。

⑦ 刘祁:《归潜志》卷 8,第 81 页。

⑧ 脱脱等撰《金史》卷 88《石琚传》,第 1959 页。

⑨ 刘祁:《归潜志》卷 5,第 44 页。

张仲安是兴定二年(1218)词赋状元,“为文平畅得体,尤工词赋”<sup>①</sup>。王彪是兴定二年经义状元,“为文颇驰骋波澜”<sup>②</sup>。王鹗是正大元年(1224)词赋状元,“工词赋”,“为文章不事雕饰”,入元后,“制诰典章皆所裁定”<sup>③</sup>,等等。由此可见,金代状元大多为能文之士,而且在当时的文坛上享有较高的声誉。

### 金代状元在当时的文坛上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

金代社会特别重视科举,进士为世人所普遍尊崇,“豫此选者,选曹以为贵科,荣路所在,人争走之。”<sup>④</sup>状元是科场上的宠儿,也是人生的成功者。他们的文学创作很自然地会受到文人士子的关注和效仿,进而在文坛上产生巨大的影响。具体来说,金代状元的文学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:

一是金代状元直接影响了其子孙后代的文学兴趣。最典型的是浑源刘氏家族。刘勃是金代首位词赋状元,“文辞卓然天成,妙绝当世,一扫假贷剽窃、牵合补缀之弊”<sup>⑤</sup>。刘氏子孙受其沾溉,大都能以文传家,光大家声。长子刘汲为天德三年(1151)进士,“颖悟绝人,早传家学……有《西岩集》行于世”;次子刘渭,“少好学,克绍箕裘”,与其兄同登天德三年进士第;季子刘濬,“博学强记,少有声场屋间”。第三代中,刘偁为大定十年(1170)进士;刘俨为承安二年(1197)进士;刘似四试于庭不偶,后以恩赐及第,“力学能文,称其家声……遗文雄浑古简,有乃祖风”。第四代中,刘从益为大安元年(1209)进士,有《蓬门集》十卷,“粹而赡,通而不流,类其为人”;刘从禹为正大七年(1230)进士;刘从愷“自幼卓犖不群,稍长入乡校,擅能赋声”。第五代中,刘祁“文章议论,粹然一出于正,士论咸谓‘得斯文命脉之传’”,著有《神川遁士集》22卷、《处言》43篇以及《归潜志》等著作行于世;其弟刘郁,亦为金末名士,“能文辞,工书翰”,有《西使记》,记载蒙古宪宗时常德覬见旭烈兀所见之风土人情,为研究元代中西方交通史的重要史料。甚至于刘氏家族中的女性,也受其家风的熏陶,耳濡目染,颇通文史。如魏初的祖母刘氏,为刘从益之妹、刘祁之姑,“赋性贞顺,勤俭孝谨……经史、文献,一目成诵,且能通其大意,而停蓄涵蕴,若无所知者。”<sup>⑥</sup>有金一代,刘氏家族共出现8名进士,金末文坛盟主赵秉文有“丛桂蟾窟”之誉。

① 刘祁:《归潜志》卷5,第44页。

② 同上,第43页。

③ 宋濂等撰《元史》卷160《王鹗传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76年,第3756、3757页。

④ 姚莫中主编《元好问全集》卷17《闲闲公墓铭》,第400页。

⑤ 王恽:《浑源刘氏世德碑铭并序》,《全元文》第6册,第503页。

⑥ 魏初:《祖母夫人真赞并序》,《全元文》第8册,第476页。

二是金代状元深刻地影响了众多应举士子的文学风尚。首先是状元程文被视作典范,为应举士子所刻意模仿。如刘撝以词赋夺冠,成为金国首位状元,“其后学者孟宗献、赵枢、张景仁、郑子聃皆取法焉”<sup>①</sup>。《归潜志》亦云:“孟晚进,初不识翁,因少年下第,发愤,辟一室,取翁赋,剪其八韵,类之,帖壁间,坐卧讽咏深思,已而尽得其法,下笔造微妙。再试,魁于乡、于府、于省、于御前,天下号‘孟四元’,迄今学者以吾祖,孟师也。”<sup>②</sup>十分详细地记载了孟宗献研读刘撝词赋的情形。而孟宗献、赵摅(笔者按:同“枢”)等人考中状元后,其作品也同样被举子们所效仿。“金朝以律赋著名者,曰孟宗献友之、赵枢子克……律赋至今学者法之。”<sup>③</sup>再如胡砺,字元化,天会十年(1132)词赋状元,其程文被称为“元化格”<sup>④</sup>,成为举子们习作词赋的典范之作。还有赵承元、刘汝翼两位状元的程文也被时人称为“金字品”。元好问说:“百年以来,御题魁选以赵内翰承元赋《周德莫若文王》,超出伦等,有司目为‘金字品’,及公(按:指刘汝翼)经义第一,‘诗传三题’,绝去科举蹊径,以古文取之,亦当在优等,故继有金字之褒。”<sup>⑤</sup>由此可见,状元程文对应举士子的文学创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。其次,有的状元还兴学授徒,极大地提高了当地士子的文学水平。如胡砺在任定州观察判官时,兴办学校,“士子聚居者常以百数,砺督教不倦,经指授者悉为场屋上游。”<sup>⑥</sup>又如承安五年状元李俊民,晚年居乡闾,“四方学者不远千里而往,随问随答,曾无倦色。”<sup>⑦</sup>明昌五年状元杨云翼亦乐于“奖藉后进”<sup>⑧</sup>。刘汝翼也受到士子们的热捧,“从公讲学者,如罗鼎臣、贾庭扬、李浩辈,往往甲乙擢第”<sup>⑨</sup>。再次,有的状元曾多次主文取士,他们的文学喜好强有力地引导着应举士子的文学风尚。《归潜志》卷八有云:“金朝以律赋著名者曰孟宗献友之、赵枢子克。其主文有藻鉴多得人者,曰张景仁御史、郑子聃侍读。故一时为之语曰:‘主司非张、郑,秀才非赵、孟。’律赋至今学者法之。”<sup>⑩</sup>卷九又云:“张行简知举时,惟以格律痛绳之,洗垢求瘢,苛甚,其一时士子趋学,模题画影,至不成语言。以是有‘甘泉’、‘甜水’之喻,文风浸衰。”<sup>⑪</sup>可见,主考官个人的文学喜好必然会对应举士子产生较大的影响。更为重要的是,这些状元曾多次主文取士,如张行简“知贡举三十年,门

① 王恽:《浑源刘氏世德碑铭并序》,《全元文》第6册,第503页。

② 刘祁:《归潜志》卷8,第81页。

③ 同上,第80-81页。

④ 脱脱等撰《金史》卷125《胡砺传》,第2721页。

⑤ 姚奠中主编《元好问全集》卷22《大中大夫刘公墓碑》,第493页。

⑥ 脱脱等撰《金史》卷125《胡砺传》,第2721页。

⑦ 杨奂:《李状元事略》,《全元文》第1册,第150页。

⑧ 姚奠中主编《元好问全集》卷18《内相文献杨公神道碑铭》,第420页。

⑨ 姚奠中主编《元好问全集》卷22《大中大夫刘公墓碑》,第493页。

⑩ 刘祁:《归潜志》卷8,第80页。

⑪ 刘祁:《归潜志》卷9,第97页。



生遍天下”<sup>①</sup>，杨云翼也是“典贡举三十年，门生半天下”<sup>②</sup>。因而，他们对举子文风的影响也就更加长久而深刻。

三是女真状元深受统治者重视，吸引了更多的女真人参加科考，弃武从文，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女真文学的发展。金朝统治者对科举非常重视，专门设立了女真进士科，培养选拔女真人才。徒单镒“大定十三年(1173)策论状元，也是首位女真状元，官至左丞相，封广平郡王。史称他“明敏方正，学问该贯。一时名士，皆出其门，多至卿相。”<sup>③</sup>可见徒单镒在女真人中有着极高的威望。其他女真状元也多仕途顺畅，如奥屯忠孝是大定二十二年(1182)女真状元，仕至礼部尚书，曾任太子少傅、太子太保等职<sup>④</sup>；完颜素兰是至宁元年(1213)女真状元，累迁至应奉翰林文字，权监察御史<sup>⑤</sup>，等等。这些女真状元原本为猛安谋克，后经由科举入仕，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，形成了巨大的示范效应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女真人弃武学文。如奥屯忠孝之子奥屯阿虎，继其父之后，亦中大定二十八年(1188)策论进士<sup>⑥</sup>；完颜素兰之弟完颜奴申，亦继其兄，登策论进士第<sup>⑦</sup>。女真进士家族的出现，也从一个侧面表明，女真人对科举之途越来越看重。而随着女真进士科的普遍实行，女真人的文化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，甚至于不少女真人已经可以同汉族文人一起谈诗论艺了。如术虎遂士玄，字温伯，女真纳邻猛安，“虽贵家，刻苦为诗如寒士，喜与士大夫游。”<sup>⑧</sup>乌林答爽，字肃孺，女真世袭谋克，“性聪颖，作奇语，喜从名士游”<sup>⑨</sup>。还有完颜斜烈兄弟、移刺廷玉、温甫总领、夹谷德固等人，也是“作诗多有可称”。越来越多的女真人放弃武学，走向科场，整日地谈诗论文，充分表明女真人的文学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。

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“金代科举与文学研究”(项目编号:13BZW072)阶段性成果。

(裴兴荣,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、山西大同大学辽金文化研究所)

【责任编辑:吴刚】

- 
- ① 元好问:《中州集》卷9《张太保行简》,第468页。  
 ② 姚奠中主编《元好问全集》卷18《内相文献杨公神道碑铭》,第420页。  
 ③ 脱脱等撰《金史》卷99《徒单镒传》,第2191页。  
 ④ 脱脱等撰《金史》卷104《奥屯忠孝传》,第2298页。  
 ⑤ 脱脱等撰《金史》卷109《完颜素兰传》,第2397页。  
 ⑥ 王鶚:《汝南遗事》卷4,上海:商务印书馆,1939年,第50页。  
 ⑦ 脱脱等撰《金史》卷115《完颜奴申传》,第2523页。  
 ⑧ 刘祁:《归潜志》卷3,第25页。  
 ⑨ 同上,第26页。